

霖雨之中、至今曉而大雨、密雲幕々焉、風發寅卯、未刻洪雨東篠、風折標幹、酉刻闔夜昏然、風烈雨頻、殿屋屏牆、轉倒擾亂矣、亥下刻風變于午未、而西雲中發火電再三再四、忽怒風頻、而掉喬木屋瓦飛、大雨如翻、強風打面、寅下刻雨風減半焉、到鷄啼而南海溢潮至陸地、萬物漂于門戶、猶視於洋中、雖覓陸陵不能尋得、辰刻雨風瘞而洪潮曳沒于南湊也、微雨微風尙殘、而半日至晡時雨風歇而天顏朗然、

此時利根川、荒川、兩川混交、而大水切堤數十ヶ所、怒水洪波、一時漂流于葛西、龜井戶、本所、其餘到于淺草今戸、猶視海塗、因地高低水深六尺、亦九尺、或一丈、又二間云々、本所殊卑下而深焉、武商俱遇危急困厄矣、千住大橋兩國橋共流墮、新大橋中間斷、永代橋拔樟三四而流失焉、其水落于海湊、音如怒雷響於三十町市中、監吏石河土佐守、島長門守與力士十人同心帥五十人、催市町於丁男而防流橋且放助舟令本所救於溺死、大水湛七日也、人民既飢餓焉、遙達台聽、一日五十艘宛放於飯舟繼民命、且江戸中課于町役而一日百五十艘宛放、中船助必死、繁於仁政、聖德與奪、而救溺民助必死、幾哉以萬而計、且不顧國用之費、其仁普及四隅、語曰、民之爲父母者、其斯之謂乎、

自五日至十一日、雖及于大水隨六分焉、本所葛西、猿江、黔首遁水災而登于樹杪、屋梁之飢民可救饑渴、因台命御郡代伊奈半左衛門、淺草之發官庫、一日千五百俵、宛施行焉、大水雖半墮、同八日又大風大雨、水勢恰如奔箭、舟楫不任於志之所也、不能十俵積、而一舟纔積五俵、而一日放於三百艘之舸舸、而救民命、其算許多也、僉依聖君仁惠之嚴令也、

一同日夜、信州淺間山中三ヶ所、山崩恢吹出泥水、其響如怒雷、小室領泥水深三丈許、同時千曲川洪

水、前後立狹而水深至十丈云々、城堀民屋沒水底、城櫓二重目涵水、

一同時烏川、神奈川荒川、大水怒浪至上州熊谷行田、忍城、涵櫓、

一常州小貝川、五行川、同時大水、民屋田圃流砂埋沒、